

2011.1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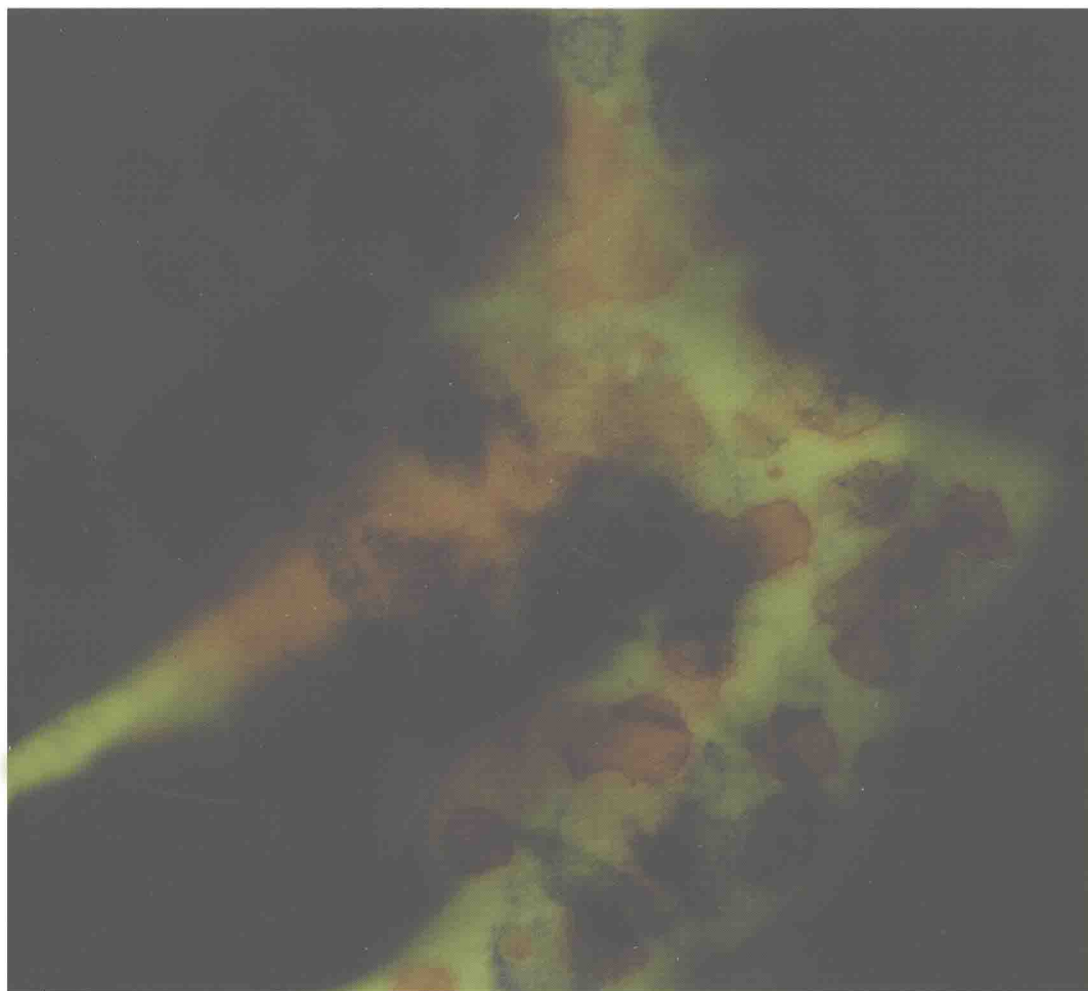
追鱼

杨怡芬中篇小说集

杨怡芬

著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

Z H U Y U

追鱼

杨怡芬中篇小说集

杨怡芬

著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追鱼 / 杨怡芬著. —杭州:浙江文艺出版社,
2012.12

ISBN 978-7-5339-3578-8

(浙江青年作家创作文库第五辑)

I. ①追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
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00424号

责任编辑 项宁

装帧设计  田禾工作室
TIANHE★STUDIO

追 鱼

杨怡芬 著

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 杭州广育多莉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
字数 176千字

印张 13

插页 1

版次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3578-8

定价 25.00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(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001 追 鱼

050 你怎么还不来找我

082 儿孙满堂

128 接班人

162 别 怕

追 鱼

一、长白岛

载着那个人的航船正向长白岛驶来。

长白岛在东海深处,依着山脉分出南北,南面前岸,北面后岸,东头是个海湾,叫大湾,西头多礁石,叫礁门。外来的历任官员对如此写实的地名大摇其头,曾以行政文件用“胜利村”“蛟龙村”“白云村”等名字来写意,但长白人该叫什么还叫什么。地名如此,人名也如此。一户人家光生男孩子,从一毛二毛叫到六毛,另一户人家只会生女孩子,从一芬二芬唤到七芬。这样放怀生育的时代早就过去了,如此豪放地扳着手指头取名字是不可能了,于是就比大小,比如哥哥叫大军,妹妹就叫了小素,这个组合还算是花了点心思的,普通的比如大毛小毛,那是一到六毛的缩略版,还有更简单的,哥哥叫阿狗弟弟叫阿猫,贱名好养;最出彩的是后岸的一个李姓老太,给孙子取名般若,两个双胞胎孙女呢,一为波罗一为蜜多,这三个孩子果真如有佛助,一个个聪慧异常,现在不知道在哪个遥远的国家传播真经,长白人只敢把他们当作在此歇歇脚的凤凰传奇,普通的人家,是不敢想的。

你可以想象,这样的岛,必定是沉闷的。事实如此:除了一家自来水厂、两家小修船厂,再无别的厂子了。大约二十年前,这里还热闹些,那时羊毛衫厂遍地开花,这里也开了一家,不过,不到两年就关门了;还有过一家小小的火力发

电厂,从晚上6点到10点供电,海底电缆输电之后,发电厂就废弃了。西南面有一处宕口礁石可以敲成石片,卖到上海的建筑工地上去,十多年前生意还算兴隆,许多小媳妇,拥去那里敲石片赚小工钱,现在也清淡了。正西面是片盐场,产的食用盐粒小味鲜色晶莹,全盛时期,盐堆小山包样用黑油布遮盖着矗在场里,岛上每户人家都从那拿盐用,也不过是取走冰山一角。取的人也不觉得自己在偷,当初造盐场的时候,每户人家都出过义务工,在咸泥里打过滚,现在取他几罐盐,又咋的?从岛形来说,有这样一处开阔所在,实在是天赐福地,于是,想要开发这个岛的商人,要么是化工厂,要么是造船厂,眼睛都盯着这块地。这是后话了。

现在,最热闹的去处就是这条五百米的街道。街的左边是乡卫生院、农村信用社、理发店、早餐店、布店兼裁缝铺,还有一家出租碟片的音像店;街的右边是邮政所、乡政府、两家超市(它们的共同前身是乡供销社)、两家卖成衣的服装店。两家超市和两家服装店经常叫人为难。在这家买了件上衣,到那家再买条裤子;在这家买了箱啤酒,到那家称上点香蕉苹果,要是无力两全,他们就会对没能光顾的那家猛赔笑脸,笑久了,还脸红。没办法,这个岛上的人互相认得,互相知道三代之内的底细,一个男人一不小心在人家老婆肚皮里下了种,苗长在那人家里了,这样私密的事,岛上的人也都知道来龙去脉,就连那孩子,也从小被暗示得心知肚明,但是大家都不去说破。一旦说破,就是拉下脸了,拉下脸可怎么活人呢?那做错事的妇人,眼看着那孩子越长越像那个人,就会立意吃起素来,会热心募捐修庙造庵修桥铺路,肉感的身子在愧疚中一层一层蜕皮,直到蜕成一个清瘦干巴的老太婆。

我这里摇唇鼓舌,你那里半笑不笑,我知道你那意思:说了半天海岛,怎么跟我那小山村没啥两样?你会接着我的话头继续描述:这样的地方,必然有庙,这样的庙里塑的菩萨,必然喜庆家常,又像土地公公又像关公,只有一个地方像正统的菩萨,那就是耳朵,够肥够大。这个庙,同时还是纪念堂,是戏院,过年的

时候,会有草台班子来,就在菩萨的面前演将起来,才子佳人,拉拉扯扯,引逗菩萨也动七情六欲。你说得一点不错。但是,山路十八弯,每一脚都脚踏实地;海路平坦,世上又有几个凌波仙子? 到底不一样的。

二、刺棚庙

长白岛上有三座庙,一座叫大庙,供奉如来观音的;一座叫白龙庙,比大庙多供奉了一尊天后;第三座呢,是单单为我修的,叫刺棚庙。

前阵子大岛上的文化广场在搞活动,叫各个小岛小村的人进城来讲乡土故事,长白岛也派了一个学过说书的老先生去,故事题目就叫“刺棚庙”。老先生在冬日暖阳下面洋洋洒洒开讲。

从前,一个戏文班子在长白洋面上翻了船,一船的人被潮头带到卵石滩上,老老少少,男男女女,无一生还。长白人看着怜惜,就在靠近卵石滩的山坡之上掩埋了他们,又怕野猪山鸡打扰他们,就在坟堆四周种了刺树,刺树里围又种了一圈野百合,这样,外面看过去森然刺人,里面看出来却花样温柔。长白人知道戏班子里大都是这样的人。刺树当中,有一棵卓然独立,木秀于林,没几年就有了圆伞形的冠盖,刺树叶密,除非暴雨,一般的雨水落不进来,更出奇的,有一段树根破土而出,扁平如凳,越来越长,总之,这棵刺树把自己长成一处天然凉亭了。放羊的小孩,扳罾的男人,砍柴的老头,这些人渐渐把这里当成一个避雨的所在。想想吧,雨天海边,本就有许多奇妙的声响:潮水轻拍礁石,堪比大鼓;微风摇动松涛,可比丝弦,偶有一阵急风入了礁洞,转弯抹角处,音调转换兀自婉转动人。可是,他们说他们听到的不是这些声响,他们听到了戏班子唱越剧的声音,刘三老头信誓旦旦,说他听到的那出戏是《追鱼》里的,那书生在呼唤他的心

上人：“牡丹，牡丹——”由此可见，戏班子人成了神灵了！既是神灵，必得供奉，于是大家热心募捐，有钱的出钱，无钱的出力，一座小院就建成了，供奉的是戏子，就不去学庙宇的气派刷黄墙种夹竹桃，也就青瓦白墙，又在野百合圈之外，种了一圈牡丹花，这花可是出了钱从大岛买来的。第二年开出花来，却是月季，上当了，却也不认晦气，月季是四季长开的那种，花色也多，红黄白粉紫的都有，一样开得闹闹热热，跟戏班子的家常气氛很配……

老先生讲了这个故事之后，突然发现了这个故事里的破绽，回岛后，他考证了一番，得出了下面一个结论：刺棚庙的故事流传至今已有三四代，而《追鱼》那戏，最早是在1959年，这戏班子的人不可能演，牡丹又是个极普通的小姐名字，比如春草春香，那也是极普通的丫鬟名字，所以，这个《追鱼》之说，不过是刘三那老头看了《追鱼》电影，被那王文娟迷住了，听到耳里就入了心，动的不过是他自己的心！他问人家：“这就说到禅了，你懂不？”听到这里，几个本想跟他争辩几句的，也不敢搭腔，摇摇头，走开了。

长白人向来敬重老先生，但对他这番考证，认同的人却不多，既是神灵，学一出新戏有什么难的？况且，做戏的总得学新戏吧，否则干吗去啊？不信，明天去问张先生，是就给个阳爻，不是就给个阴爻。长白人把张先生当自家主事的，有什么两难的事情，就跑去刺棚庙敲个爻，听张先生的。

惭愧，我就是那个张先生，在那流传了三四代的故事里，我是那戏班子中的随团医生，这样的医生，就是现在全科医生的角色，跌打损伤头痛肚痛自不在话下，连难言之隐，张先生也会治，你想想，戏班子呀，脱不了难言之病。据说最初发现张先生神通的是个砍柴扭伤了脚的老头，避雨避到刺棚庙，困了，睡；睡一觉起来，不痛了。更神奇的是，他手上多年不愈的红癣儿，也不见了。不痒不痛，做人舒坦，就到处说这个先生的好，人家问他，那先生总得有个名和姓吧？老头说，名儿，说不好，姓，就姓张吧。于是，我就成了张先生，又替我塑了个郎中模样的木像，怕我寂寞，又给我塑了个花旦模样的娘子，这样，我就成了刺棚庙的主

神了。

你可不要来向我求证虚实,我都不记得了。甚至对到底有没有“我”这个存在,我也起疑。他说我姓张,我便痛快地姓了张,谢天谢地,他没给我取名。

每到年底,长白人就会为我请一个班子来唱几天戏,说是感谢我一年奔波劳碌治他们的病。上面说过,我的庙在卵石滩旁,那里远离村落,走动不便,就把戏放在大庙里唱。那大庙,供奉的是观音大士如来菩萨,在那里光是唱谢我的戏,我怎么担待得起?长白人也懂这个礼,于是,把开场的那本戏送给大菩萨们,接下去的才是谢我的,你知道,对自己人,才用不着客气。我受用他们这样的安排。自从那个老头嚷嚷《追鱼》以后,谢我的这出戏就渐渐固定下来,就是它了。戏不变,班子变,长白人看戏,情节越熟悉越好,那么他们就不用分心去揣测剧情,那么他们就可以专心把自己也放进戏里,那么他们就可以痛快地看演员的身段,看那些行头,比较今年的和往年的哪个更精致美丽——把这些热闹和华丽,一寸寸收到眼底去,受用一整年。

这会儿,那个人上码头了。

三、那个人

刘小毛现在叫刘效懋。刘小毛查着字典改的,效,仿效,懋,盛大,合起来就是假装盛大,跟刘小毛的本意正相合。刘小毛带着这个假装盛大的名字在江湖上行走二十五年了。人家说自己“人在江湖”,大多是比喻式的,刘小毛的江湖却是实打实的。十八岁跟着戏班子离开长白岛后,二十二岁前是跟着师傅走江湖,二十二岁那年发了笔小财,又有了功底,自己出来另组了个团,真正是扛着旗帜走江湖,三江六码头地讨生活。越剧团的活路越来越窄,刘小毛的剧团节目一半

是流行歌曲流行舞蹈，越剧曲目也就一半，都是折子戏，简直跟唱堂会没有什么区别了，“十八相送”来一段，“送珍珠塔”来一段，穿插在流行的歌舞当中。服装一忽忽严实，一忽忽暴露，视觉上很有些冲击力，比如当家花旦小茶，刚刚凄凄惨惨焚了稿，马上就来一段热辣的脱衣舞，脸上还是黛玉的带泪妆呢！小茶身段好，一丝一毫的赘肉也没有，小茶的最后一层衣是肉色的连身衣，灯光打着，仿佛是全裸了，实际上，小茶还是穿着一层衣服的，还是守着底线的。也就这样自己宽慰着了。年底的时候，刘小毛就会去联系唱场谢神或祭祖的大戏。痛快淋漓地从头到尾包裹严实地唱下来，刘小毛就像桑拿了一回，每个毛孔都舒服。团员们却大多不情愿，苦累倒在其次，就是太疹人了。有一回他们在一个富裕的小镇唱祭祖戏，台下观众席只有一溜的祖宗牌位，面前点了香，供着瓜果。他们唱的是《追鱼》，小茶演假牡丹，真牡丹也和她一样装扮，到包公审堂那一场，小茶看着那个女的和她说话一样的话，一样的语气动作，一股冷气就嗖嗖沿着背脊爬到前胸，鬼啊，她就是我的鬼！受了这一回的惊吓，小茶就一定要主家请几个活人在台下和祖宗们一起看。到底没一个撑到底的。刘小毛在台上却唱得酣畅淋漓，他训斥团员：“入戏了，眼里哪有观众？管他死人活人！”

“刘效懋”这三个字，签演出合同时，用得最多。对方会说，难怪刘先生一身书卷气，看看名字，就晓得家学不浅啊。刘效懋签的多是些底子厚的大饭店，顾客中有不少外宾，越剧就是他们眼里的异国风情。在这行里，饭店方面的人也互通声气，知道刘氏越剧团风格，有个懂行的经理看了他们的演出，掉了眼泪，说：“《暗恋桃花源》啊，简直就是《暗恋桃花源》！”他为此找了刘小毛，说了一大堆名词，比如拼贴与片段，对位与复调，迂回与进入，作为刘效懋的刘小毛谦卑地听着。这以后刘小毛就多了一个毛病，一有空闲就去书店翻书，看到书上有诸如此类的字眼的，就买下来。一个经常处于出发状态的人如此买书，实在是件很不适宜的事情，他想出了一个办法，囫圇翻完之后，他就把书寄给一个人。他没有固定的地址，没法寄给自己。小茶当初遇到他时，笑话他，天哪，刘氏越剧团，

你的占有欲这么强啊！不取个好名字，光盖个印戳！

刘小毛当时说：我除了这个团，别的家当，一点也没有，就这么点占有欲，也是可以理解的吧？

刘小毛是在书店里遇到小茶的。当时签的是宁波的一家饭店，签了一年。据说是那个懂行的经理向饭店方面极力推荐的。刘氏剧团从没有过这么长的签约，为此，他不得不为团员们和自己租了房子。以前，戏演完了，在后台猫一夜，得过且过，一辆大篷车就是家了。固定下来，刘小毛真还不习惯，就隔三差五跑书店，找到一家特价书店后，他就成了那里的常客。很快，连老板娘也知道他的口味了，他一来，就指给他艺术类新到的特价书在哪个角落。小茶也在那个角落里翻书，第一回碰到，也就是碰到；第二回是巧遇，第三回，据一本《我的千岁寒》写道：“就跟过去世界杯似的，得第三回就永远是你的了。”第三回，刘小毛就主动和她说话，在书店里没说痛快，就一起买了书，到隔壁的茶庄里聊天了。刘小毛自然免不了孔雀开屏一番。无巧不成书，小茶原籍嵊州，祖上两代都是唱越剧的，小茶妈是在后台生的小茶——宫门开得快，又在一个小山村里演出，来不及送医院。小茶那年刚从一个越剧学校毕业，正吊儿郎当着，对越剧起腻，对一切有声音的东西也捎带着起了腻，就爱上翻书了。刘小毛说，你这是有障碍了，不要怕，不怕就是跨出一只脚了。他把这一两年翻书得来的理论颠来倒去显摆了一通，小茶听得喷茶，末了说：“好了，别说了，再说下去，你的眉毛都得飞走啦。”刘小毛心里咯噔一下，以前好像也有谁说过这样的话呢，不记得了。

一个月后，小茶来看了他们的戏。乱颓废的，她开头这么说。硬装正经，怪可怜的。这是她看完之后的评价。刘小毛的心就又咯噔了好几下。那以后，小茶常来看戏，还救了一回场，顶了个突然闹肚子的团员唱了一折黛玉焚稿，赢了个满堂彩。刘小毛就建议，在找到正式工作以前，先在他这里练练嗓子吧，免得把功架都歇没了。正式的工作却一直没找到。过了大半年，刘小毛和小茶就有点形同恋人了。其中的过程，刘小毛自己也说不清楚，戏里戏外，他自己都糊涂了，料想

小茶大概也是如此。那经典的三个字,他们俩谁都没说出口过。也许,都让戏里或撕心裂肺或暧昧迷离的表达弄糊涂了。这样挺好。如今,小茶已27岁,刘效懋是四十三岁,谈婚论嫁势在必行。于是,小茶先带了刘效懋回家。小茶家里,对刘效懋也还是宽容的,都是唱戏的,天然透着亲。单从外形上看,唱小生的刘效懋一贯地玉树临风,走在街里,十八岁的小姑娘也会回头多看他两眼,做戏的人,眼神又有别样风情,迷恋他的少妇也有很多,害得小茶经常吃些无头醋。但是,小茶的妈妈还是对女儿咬了耳朵:岁数差在那里,现在不觉得,再过十多年,你就知道了。这一招挺绝的,做娘的放下架子,取了个闺密的姿态,这话就挨心贴肺。刘效懋当然听不到这话,他在小茶家过得自如舒坦,所谓物以类聚,他现在就是和同类在一起。他和比他才大了七八年的准岳丈说得投机,准岳丈夸他“天然俊俏,俊俏得正,一股书卷气”,这话,刘效懋最爱听。一投机,一舒坦,他就把自己的来路,在那一个黄昏,混在酒杯中,都和准岳丈摊了底了。酒有点多了,他趴在矮墙上看不远处的索桥,桥上有个人好像也喝多了,晃晃悠悠走不稳,刘效懋真怕他会掉下山沟去,这索桥的绳栏间距大得可以穿过一头小牛,刘效懋的腿也跟着打起战来,话头却依旧健旺。

当初,他师傅就是看上了他的俊俏和书卷气才同意带他走的。十八岁的刘小毛刚刚在城里读完高中,没考上大学,不知道怎么安排自己的身体和命运,按照小茶的话说,就是在起腻。二十五年前,长白岛五百米街道两边,只有卫生院、供销社和乡政府,别的什么店也没有,刘小毛找不到任何消遣,除了装模作样谈恋爱。刘小毛回想那段岁月,觉得用“昏暗”来形容也不过分的。师傅的越剧团就是照到他生活里的一道闪电。闪亮的气灯,闪光的戏服,闪亮的眼眸,这些闪亮,把他从日常的昏暗里搭救出来,给了他一个亮闪闪的新天地。况且,没有爹娘的孩子,自己就能做自己的主。刘小毛十岁上,爹就在一场台风里命丧大海了,这在长白岛也不算什么大不幸,因为经常发生。刘小毛的娘不像长白岛的女人一样再找个捕鱼的光棍嫁,她是害怕了,带着刘大毛改嫁到大岛上,嫁了个菜

农。刘小毛跟爷爷奶奶住，好在还有一个伯父照应着，读书什么的也不吃亏他。有一年暑假，刘小毛去娘那里住过，住了三天就逃回来了。那三天他天天和娘抬粪桶往菜地里浇肥。刘大毛已经改姓了章。章大毛天天帮着继父装菜拉菜，十足是个正劳动力了。娘自然是疼小毛的，但终究不好意思太过表露，就在菜式上下工夫，可是，刘小毛总是吃不多。娘的手上有淡淡的粪便味道。多年以后，刘小毛从香水搽得过分多的女人身上也闻到过这味儿，刘小毛闻着就起恶心。那年暑假之后，他就没有再去找过娘，娘也没有来找过他，刘小毛后来知道，亲极反疏，彼此期望得太多，都给不起了。

从山村回来，小茶的眼神越来越深，深得比山沟还深了，叹气的时候也多了，说话也有点玄乎，有一回她说：“真想看看你年轻时的样子啊！”刘效懋莫名其妙，难道我现在老了吗？有一天看报纸，看到一句话，倒让他吃了一惊，那句话里有这么一个主语：“年过半百的老人们”。刘效懋就愣在那里了。他快速地做了个加减法，心头就一阵紧，赶紧，做什么都得赶紧啊！

刘效懋对小茶说：“年前我和你一起回岛吧？”小茶说：“好啊。”语气却没有当初他响应小茶提议回家看父母的热烈。当然，女人，是该矜持些。刘效懋思来想去，定下的方案是回岛上去唱谢神戏，顺便带小茶回岛看看。看看岛看看伯父，就可以了，娘那头，也就算了。他主动跟村里人联系，电话还是114查来的，接电话的村长也跟他一般年纪，他刚报出自己名字，那边就惊喜得炸了：“小毛！啊！小毛啊！”比戏台上的表演还要夸张。刘小毛说了自己的意思，讲明了不收钱，那边就又大呼小叫了好一会儿。刘效懋已经不习惯这样的表达方式了。临搁电话前，他才想起那个村长的名字是大龙，小时候木木的，就叫他木龙，木龙在长白话里就是船的意思，因此又叫他“烂船”，于是刘小毛就戏谑地回应了对方的热情，他说：“烂船，已经做公公了吧？媳妇漂亮吧？”烂船在那头笑得更欢了，笑过之后，压低嗓门说：“你是该回来看看，你那儿子，大学毕业回来开诊所了，一乡的老少都说他好，人也长得像你，真个标致！”刘效懋正经起

来：“烂船你不好烂嘴巴的，那是刘卫的儿子。”烂船还是嘻嘻哈哈：“你下的种，赖不掉的，赶早回来，人家小素都守寡二十年了，为的啥？不就是等你吗？做人嘛，良心还是要讲的。”

刘效懋被“良心”两个字唬住了，随即他又镇定下来，他是有良心的，他已经尽过责任了，他甚至对那个孩子很是失望，怎么可以又跑回长白岛去呢？那样的一个地方……

刘效懋在船上，翻来覆去念叨的，就是这样一句话：怎么可以又跑回长白岛去呢？那样的一个地方……

四、刘家正

刘氏剧团向来把自己当个正规的演出团，比如，会派两个人打前站，提前几天去演出地，在那里的热闹场所贴上演海报。这一回也是如此。于是，五百米街上，贴着海报了，除此之外，几个村的小卖部那里，也贴了，诊所那里，也贴上了。刘家正叫住那贴海报的，随手把海报揭了下来，他说：“诊所的墙上，不好贴这样的东西，贴小卖部去吧。”刘氏剧团的先锋说：“奇怪了，为什么这里贴不得？”刘家正就让他看墙上的板报，这些板报每周一换，都是提醒人们最近要注意些什么的，比如现在近年底了，各家杀鸡宰羊，汤汤水水难免油腻，诊所就提醒家里有胆结石的病人，一定要小心，不要让他们多沾油腻。海报一贴，就盖住板报了。

“小卖部早就贴上了。”贴海报的人多少有点委屈。

刘家正就笑笑，说：“你贴到刺棚庙去。”他这样说，算是幽了我一默。贴海报的人得了台阶，便认真问刺棚庙的方向，刘家正一挥白袖，说：“向东，一直向东，

到了海边,没有路了,就到了。”他这一挥白袖,把贴海报的吓了一跳,说:“太像了,你实在太像我们团长了!”这个时候,已经聚拢几个看热闹的人了,听他这么一说,大家又飞快走开,好像听到了很不该听到的话。

这几个背影瞬间定格在刘家正的视网膜上。

刘家正最怕那些突然转身的背影,一些旧经验壁虎一样蹿上心头,他没有马上把这只壁虎赶跑,却盯住它绿幽幽的眼睛,在那里跟自己过不去:这就是被遗弃的感觉吗?所有的人都转身离去,他们的背影在说,我们不需要你!是的,我们不需要你!你有学历?有学历的人,多了!你有经验吗?你没有!甚至,连长得好看也是罪过,有个矮胖的人事处处长就是这么说的,你学什么医啊?该去当演员的!也许,他是嫉妒了,但说到底,他们不需要他,这是千真万确的。履历表到处投,也参加过考试,有两回都进了二选一了,最后被刷的还是他。人家给的理由,刘家正总是听不明白,人家急速地说完,急速地转身,刘家正的眼睛里扎扎实实都是人家硬直的背。这些背影,刘家正觉得都是从他的那些旧梦里跳出来的。他反复地做过一个同样的梦,他走向他的爸爸,走到跟前了,他伸出手去,想碰触爸爸高大结实的身体,还没来得及抬头看清面容呢,爸爸就急速地转身,飞快离开了,刘家正想追,跑不动,只好朝着那团灰色的背影大叫:爸爸,爸爸!没有一回叫出声音来。

矮胖人事处处长那里,是最后一回,刘家正到现在还无法忘记他大张的嘴巴里的龋齿,发炎的牙周,他的口腔就有了异常的红与黑,口臭自然是症状之一,这人肠胃也不好,刘家正听他说着话,一边给他诊断着,但到底没有把诊断结果说出去——人家不给他面子,那是人家的事,他总是给人家面子的。你要是生活在从小被教导要给人留情面的环境里,你也会和刘家正一样行事。刘家正也明白,这样窝囊得很。他是没有条件窝囊的,他没有可靠的父母,他甚至连父亲,他该强硬霸道点的,可他就是没学会,连外表上的强硬,他也没学会,长着一张好人家孩子才有的脸,恭顺,纯净,透明。有人这么说过他,说他肯定是好人

家出来的。刘家正也不好硬说自己不是好人家出来的,那次求职穿的名牌西装,还是借室友的,裤子明显太短,吊起来了,但那时候是坐着,人家看不到,或者他离开时,人家看到了吧?不知道人家心里会怎么想。

他好歹把那只壁虎摁住了,穿过这间用于当诊所的堂屋,往里面走,一边喊着:“妈——”

小素从厨房里探出头来:“妈妈这就好了,饿坏了吧?快拿好筷子,坐下等吧。”刘家正照做了,只要看到妈妈,那只壁虎,就不见了。现在,他是在自家的厨房里等着吃妈妈给他准备的早饭,他依然是妈妈的心肝宝贝,无论如何,妈妈是绝对需要他的,就像他绝对需要妈妈一样,需要和被需要,紧密黏合,就像汤团的糯米粉和芝麻馅一样。刘家正吃着汤团,吃着新腌好的苔条,一抬眼,看到了小素新修的眉毛,他笑了:“妈,那么细那么弯,现在不流行了,这样吧,下回我帮你修。”小素侧过脸,让眉弓更立体些,说:“真是太细太弯了吗?”语气带了点娇嗔。刘家正连忙说:“还好,只是再粗直一点会更好,反正,下回我来帮你就是了。”两人说笑着。窗外呼呼地有北风吹过,已经是农历十二月十八了,这个时节,海上大风多,出海的渔船都陆续回港过年来了。刘家正随口问:“这会儿打的是什么暴?”长白人把刮大风叫作打暴,每个时节打的暴都有自己的名字。小素想了想才有答案:“十二月初五乌龟暴,十二月十八沙和尚过江暴。这个暴是沙和尚。”娘俩为这个名字又笑了一回,真个奇怪,和沙和尚什么关系啊,戏看多了,乱联想。小素说:“年纪大了,记性不好了,年轻的时候,一年到头的暴名,我顺口就下!也是,不记也得记,要估摸你爸爸拢洋的日子呀。打暴前多数是回来的。”

小素现在说的“你爸爸”就是刘效懋说到过的刘卫,刘家正不知道小素这会儿这样说是什么意思,刚才门口的这场对话,她肯定听到的。谁是刘家正的亲爸爸,长白岛人谁不知道?小素还是接着自己的话题,说:“我们也得准备祭祖了,你爷爷奶奶铁定惦记着了。”爷爷奶奶是毫无悬念的,就是刘卫的爹和娘。刘家

正对5岁前海难丧生的爸爸全无记忆,爷爷是他高二那年没的,奶奶是去年他主持葬礼送上山的,他自然都记得,爷爷奶奶待他不坏,却也是淡淡的,毕竟,亲不起来。刘家正这会儿多少是听明白了,妈妈不过是在提醒他,无论人家怎么说,你都是堂堂正正的刘卫的儿子,在谁面前,都不用失态的。刘家正不说话了,他又看了看妈妈的眉毛,觉得它们比以前的任何时候都修得弯,虽然是过时的式样,但妩媚,还是在那里的。

说起年纪,这里也明确一下,刘家正今年二十六岁,小素今年四十四岁,小素十八岁那年生的他。刘家正高中到城里读,看到同学的妈妈都是要吃惊一下:怎么这么老?在长白时,他光觉得自己的妈妈比人家的妈妈长得更好看,收拾得更齐整些,也不觉得妈妈有多年轻,妈妈总是妈妈,足够老才能当妈妈的。醒觉时,他心里一划拉,才知道妈妈原来是在和他差不多的年纪就做了妈妈!这个发现,让他惴惴不安,有时候会不由自主盯住女同学的肚子出神,那里会藏着一个小宝宝吗?后来班里一个女同学莫名其妙请了一个星期的假,回来上课时脸色惨白惨白,就有传言说她去流产了,家里捂得严,是她自己嘴不严和最要好的女同学说了,最要好的女同学又和最要好的女同学说了,反正就是这么回事情。那以后,刘家正看见这个女同学总是又恐惧又怜惜,就是见她做值日倒个垃圾,他也恨不得帮她去倒。有一回大扫除,值日组长居然派她去提水,刘家正黑赤着脸跑过去,抢了她手中的红塑料提桶,来回帮着提了三趟水,让同寝室的哥们起哄了半天。后来,实在熬不过,说出了理由:我妈是十八岁生的我啊!从此,那女同学就被叫作刘家正的小妈。除了这“小妈”事件,刘家正几乎是和女同学绝缘的,只晓得埋头读书。自从刘家正开始长喉结起,妈妈就经常念叨,带着笑:以后可不要有了媳妇就忘了娘哦!这样的戏谑,一直在刘家正的发育过程里重复着。难得有那么几回,刘家正和女同学近乎些,说话间有点亲昵的意味了,对望的眼睛里开始有隐约的小火焰了,他却突然不安起来:这个时候,妈妈一个人很清冷吧?一张脸就陡然冷峻下来,走开去,静默地用功了。